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録卷之二十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韃靼

五年秋八月比虜寇井坪乃西路地也中路參將李瑾曰是可視爲兩家事邪馳兵赴之時西路參將劉鎧遊擊李鑑兵先至惶懼不知所出瑾爲申令戒衆合兵置陣先據荷葉山虜數衝突不爲動

最後以大砲擊其中堅而自督勁騎馳下擊之虜披靡引去

按李瑾奮於决機不以人已介意有古名将風矣

六年春正月比虜寇葛峪參将關山王經死之虜大舉由毛家湾入寇葛峪時諸營兵未至山獨将所部不滿千人直前突戰虜見兵少合圍数十重矢下如雨會風霾兩軍混戰山遇害經西路叅将也聞寇率兵援山至華家營遇虜亦力戰而死

按山經之死其忠義之激乎盖至是則正德之
濫功盡革邊塞之賞罰大明行伍浸浸乎生氣
矣而力不從心竟至隕沒可惜也哉且李瑾王
經皆赴同事之難而一死一全亦有命夫
命劉源清爲宣府巡撫都御史六年虜酋鎖合兒伯
通復以一千七百餘騎折邊墻九十九處入犯花
馬池將犯固原總制尚書王憲豫調延綏寧夏固
原官軍共二萬七百人分路按伏賊過鐵柱泉小
鹽池常州鎮戎平虜二所至八營攻門固原參將

劉文等擊敗其衆追至細溝營斬首九十五賊奔潰至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等伏發斬首三十二賊過平虜所青楊嶺榆林遊擊卜雲伏發斬首九十五賊回遇寧夏總兵杭雄等邀擊之斬首復九十五前後諸将斬首三百餘獲馬五十三匹鎖合兒伯通死于陣餘賊由故道遁出境外自来三鎮禦虜未有若是克捷者也　七年秋九月滴水崖軍人賈鑑錢保等與市商訟不勝因激怒衆囙我輩出死力捍地方商非土著人坐肆網利發

我輩耶遂聚圍商居掠其貨縱火焚倉場嬰城且曰兵至即走胡時官兵在境外燒荒巡撫都御史源清聞之大駭密遣人至境外檄副總兵劉淵參將李彬曰事已無歸鎮便可出間道至滴水禽諸惡也淵等馳赴之故作亂之二日兵即至城下彬部卒飛石墜其陴衆遂附登已而淵至呼曰兵一入所殺豈止亂者耶又能止焚掠耶衆乃止于是令城中曰撫臺已得情所禽止鑑等十八人耳餘不問也鑑等多自殺門開淵整兵入禽未死者數

人送鎮斬之一堡悉定　分巡冀北道僉事田承

胡瓚調整根草從陽和起馬前往渾源州公幹行

至離城一百餘里前到大同縣地名瓜園兒迤南

遇潜伏達賊約有五百騎驟馬前来當將田承并

擡轎軍人俱各被死將田承身屍移在本村龍王

廟內停放

上命與祭一壇護送喪柩　鎮守寧夏總兵和勛謀

欲更調鎮守地方擅起符驗關文節次遣人馳驛

藏帶金銀并金銀器皿及各色五綵織金蟒龍麒

麟雲鶴等件緘疋用使圖書書柬禮帖記事齋執至京投托近侍官李鎧引領打點送銓選衙門先是有孫昂趙凰將种勛原幹吏調地方金銀壹盞并銀兩寄王文進家蓋御史王官之父也東廠太監芮景賢訪獲奏請將選法人等連贓并書柬禮帖記事及批文等件通行拏送究問

上詔王官李鎧等下錦衣獄种勛差官校拏解來京問理　給事中觧一貫疏曰廉恥者國之大維清介者士之大節种勛狠以一介武夫謬膺一方重

寄不思體國戮力以爲忠却乃納賄買官而罔上
討此財物若非剥削軍士必是侵盜官錢再照李
鏜王官一則以近侍之職不知殿陛爲何地而甘
爲敗皷之皮一則以風憲之官罔思激揚爲何事
而自處糞穢之下但知營充囊槖不顧貽誚士林
一時之清議難逃千載之汚名莫滌若不痛加懲
治何以警戒将来且有書柬分明可以知所與爲
何人有禮帖開寫可以知所餽爲何物又有記事
簿籍中開巳餽者某人未餽者某人必一一條其

明白若不備細查究中間恐有夤緣作弊僥倖漏網者伏望照數稽查褫其衣冠削其上籍以為鑽刺貪饕無耻之戒于是寧夏缺總兵官推舉得南京後軍都督僉事楊宏後軍都督府杭雄給事中鄭一鵬疏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近年以來玆弊復生幸而种勛事敗楊宏有勛之夤緣而濟之以狡猾有勛之貪婪而飾之以文墨有勛之奔競而輔之以羽翼若果見用邊鄙之害當有不可勝言者伏望將楊宏亟賜罷黜仍

勅該部從公再推老成廉靜將官取自上裁

按各邊參總其以賄賂為功級以鑽刺為韜畧往往皆然是以將不得人武事不飭且此餽送之物果奚自来非侵漁士卒之餉粮則尅減朝廷之賞賜是以軍不得飽勇氣不揚其漸已久豈特一冲宏哉姑紀此以例其餘云

七年四月御史張恂按臨保定府知府屠僑在於官廳伺候忽有保定等衛旗軍千餘人拔劒開弓喊聲動地高叫屠知府何在今日與你有箇死活

啓僑見勢兇惡踰垣逃遁各軍趕尋不見將把門吠手用刀砍傷一齊擁入察院喊稱知府欠我月粮慳恡不與你叫他出來我們與他說話張恂再三慰諭各軍不肯出門後有分守保定副總兵陳謹到院張恂將伊責讓謹用手一麾各軍方纔散去恂訪得陳謹與屠僑素有嫌隙諸軍之横皆出陳謹之謀也　都給事衛道疏曰竊惟天下之政莫大於紀綱紀綱之立莫嚴於名分爰自甘肅戍卒倡亂戕害都御史許銘既而大同叛軍繼之殺

害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自是而後強獷之軍每挾其驕悍之氣而陵犯上官闒茸之官每畏夫反側之禍而姑息下士紀綱因之而大壞矣追紀禍源至今有識者所以猶輕李隆之死也保定之事頗與甘肅相類猶幸屠僑得生故變亂未成耳向使屠僑亡適不急諸軍之怒得逞鋒刃之下死生未保地方禍變今日又不知何如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今日之事可以言冰不可言霜矣若不通行究治竊恐天下之強軍悍卒聞而效

尤犯分凌節無所不至紀綱既壞將有不可收什
者矣叅照副總兵陳謹存心兇狠守已貪婪先曾
被劾而罷官後乃夤緣而復起坐觀軍士毆罵守
臣若無主使之情亦有縱容之罪保定府知府曆
僑輕人傲物志廣才疎拖欠軍粮久不處給橫被
毆辱實其自取倘激成變罪將誰歸再照前事臣
等風聞已久以事欠真切不敢上聞意者撫按等
官必來奏報經今將及一月事頗得實報久不至
又況張恂親經事變稽緩未言雖得靜以彌亂之

方似非見惡必擊之義乞勑兵部馬上差人賫文

着落巡撫都御史王應鵬作急查勘

上詔這地方軍士激變各該官員既不能禁制又隱

匿不奏兵部參看了来說　七年夏六月北虜寇

朔州由火石梁入　八年冬十一月虜酋小王子

糾套虜七萬餘騎由井坪入遂掠朔州至偏頭關

乃退套虜北虜居河套者八年　宣府都御史源

清上言彰往所以勸令表忠所以勵俗本鎮爲國

後門捍禦北虜歷年以来將帥士卒宣力効忠伏

節死義者不可無祠也詔從之于是源清毀淫祠爲襃忠祠祀将臣譚廣薛禄而下軍士穆得海王羊兒而下若干人近時如關山王經輩皆在列

各邊御史毛鳳韶極言宦官出守之非且曰兵不額增餉不廩實而使刑餘不任之人坐食其上既不可責其戰功又不可屬之吏事一職數人一城數職是坐困也而況依阻爲奸漁獵所部其爲罪狀又可勝言邪兵部韙之因覆議曰塞粟一石中士數鍾邊軍一人供戶百輩此省節邊方對症之

藥也乃羅各邊監鎗分守諸臣宣大各留鎮守一員　九年夏六月虜以三萬騎入馬營叅將兵被圍赤城守備劉傳聞傳砲即率所部僅百數十騎赴援中途逢虜直前搏戰虜圍之數重傳令士皆下馬步闘引滿四射箭無空發最後射殺其酋長虜咬指引去傳身中矢如蝟毛　先是虜酋阿爾禿厮渡河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二月至青海與亦不剌和親亦不剌女先許嫁小王子至是更嫁阿爾禿厮之子阿爾禿厮子領衆二萬

娶亦不剌女歸復自寧夏入河套住牧　十年虜寇大同夾鎮城西下總兵官彭楧堅壁南山不敢戰虜遂入懷仁山陰至廣武大掠而退初議罷諸宦官獨留鎮守至是虜深入總兵官彭楧獲罪言官因併論之遂罷諸鎮守宦官　九月以李瑾爲大同總兵官　十二年春二月北虜寇大同右衛由雙城入冬十月鎮兵殺總兵官李瑾以叛大同近胡地寇時至舊將令寬慢諸軍追虜有不至者失期者咸置不問墩卒懼虜攻圍或歇役烽燧屢

失甚有受虜遺爲緩其烽者比兵出則無及矣又朱振之罷仍寓鎮城代將有大區畫必與之謀振以示惠于諸軍結其雄長伍中諸有心計及異能若織組技藝者班下恒役于其家時時巷議新政殣至軍中令戒嚴有警鼓于軍曰期某刻至某境徑以親近從屬退索諸失期後至者刑之塞下乃歸烽燧失傳雖微必治置革鞭鞭之曰吳于挺傷骨也又不容詢朱振于是伍中及墩卒時出怨言振因以微言動之諸來從者泣訴法太嚴則曰李

瑾生長右衛小城無長人度彼信知伊小城中審伍易制也豈知鎮城多傑者邪又曰往年張文錦之變軍人豈獨于總兵官不敢發邪于是舊殺文錦脫漏未誅知王福勝輩咸憤曰必殺之及是有二邊之後諸軍以給犒暫還既給犒瑾令曰來日黎明至工所其夜有大星隕西北方衆星隨之如雨瑾自見之嗟嘆就寢夜二鼓王福勝等賊噪集衆得三四十人共圍燒瑾廨門始瑾與諸将吏約有急舉砲則各以兵至聞變舉砲凡三舉将吏不

至而諸竞悉集矣瑾知事急率弟玥執弓矢登門
拒戰比明盡矢数房所殲十餘人傷者数十人至
辰力疲叛者一人從傍刺其翁弟隆諸竞殺之瑾知
不免免冑擲地曰悪狗吾爲大将豈死汝手邪遂
自刎因墜門下諸竞共斃之遂共刼庫出使執都
御史潘儆諸爲桂勇蔡天祐所用禽捕首悪者悉
殺之奪門鑰陳火器嬰城以叛遣人以金幣女伎
遺北虜乞援曰中土富樂可来自帝勝涉漠也遠
近大震

尹畊曰此大同再變也其所以致此者有三而李瑾不與焉世之論瑾者曰賦性嚴刻刑罰過施犯衆之怒以戕其身噫此未考其素者也嘗聞瑾之爲將矣勞不偏安貧不殖貨其至大同也與士卒共甘辛斬敵首者親爲露布其門死戰者設壇祭傷者爲傳藥勤懇撫之未嘗或懈獨于追寇失期烽堠失警者不少貸箠鞭慮傷生匪以爲虐也夫衛青爲將稱仁慈不擅誅于外而李廣之後期至于自刎不敢對簿廣爲將

極簡便士以此樂從而亦嚴斥候遠要害失期之無罰烽燧之不慎無所事將矣璡嚴于失期烽燧者非以雪于軍也昔宋大祖斬此例登聞者四十餘人昔人稱其善振五代之頽而觀以此責璡予故曰未考其素者也又曰法行有漸驟施則駭璡不審夙昔一旦以嚴加之所以致敗噫此未致其詳者也嘗稽璡之爲將矣白壬辰建節至是已踰一年追奔屢出若干卒伍之不肅清野數令失於傳報之不審每每撫髀嘆

曰兵將尚不相識邪我思用右衞人申餙既至鞭朴繼施夫子產惠人以爲爲政莫如猛子儀長者以爲私不可受舍法而受私無所事將矣瑾用法于 年之後亦可謂有漸也昔孔明以嚴治蜀先正以爲善救劉璋之弊而顧以此責瑾乎故曰不致其詳者也然則瑾奚以死曰有三瓚綱廢置之失宜朱振從橫之不已巡撫方與諸將吏環視而莫救也何者禮以嚴君子刑以懲小人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夫巡撫者藩鎮

之司命上古之所謂得與天子立殿陛相可否
者也一旦執殺之此其人自分有獲生理邪桂
勇甫誅而未竟朱振繼事以彌縫刑典不明兵
車亟反抗章朝堂謂爲已定而復爲朱振請節
鉞使奸雄俾倪旁視者飽其欲而誰何彼塞垣
強悍之資素無知方禮義之教覩此操縱孰不
荷戈效尤也乎故曰瓚綱處置之失宜也龍蛇
見血本性自張朱振罷柄以來觖望殊甚前以
亂軍擁已執桂勇以堅其援焚廨門以文其奸

此其人更復爲盛德事耶辜寧更置不謹辦籠

夜議曉誹反覆交亂遂使諸悍結怨公庭悚恩

私室彼久說凌節之兊而皷之以與戎起釁之

口值是多事有不奮然思逞者乎故曰未振慫

擺之不已也又瑾之約曰有急擘砲咸以兵赴

豈不以處荊棘之叢馭反側之衆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即有不請則五步之内不得施其衆乎

夫總兵可以援巡撫則巡撫可以濟總兵矣而

况鎮城之中有協守有兩遊擊有都指揮僚屬

凡諸爲長者固數十百人也舉砲登門閶闔射拒意以爲必有援之者矣而自夜及辰爲時久矣矢盡數房爲力疲矣逖撫潛避僚佐不前擲胄自殘此其心能無憾于群公邪夫江恒不至撫臺而文錦死天祐有與戈甲中而桂勇生顛不有明訂乎又往時父老謂予曰諸逆攻闈瑾久不能勝天漸曉可辨人稍稍引去獨始倡者二十餘人念姓名巳爲人知攻不置於獻此時而有人乎其側急之可以禽誅緩之可使離散

矣故曰巡撫方與諸將吏環顧而不救也是三者有一焉足以死瑾矣而況其夥邪若瑾者死可矣獨惜夫論者不致其討于諸人而顧喋喋于瑾也

總督侍郎源清都督郤永來討叛兵叛兵復推朱振主軍事初變聞廷議以大同再變士卒驕肆不有大懲終鮮戒心詔源清進兵且命永為提督源清乃檄問變故兵駐聚落堡永師趣鎮城南宮聲誅殺總兵者諸叛復擁振為主出庫仗火器列置

陴睨嬰城拒命日刼掠諸富家搜殺諸定變有功者一言不相入及素𦡆胱者咸㓕族矣後求攻南關破之殺戮亦衆然皆愚癡守里閈不去者求乃爲長圍守之天旣寒凍官兵皷疲賊乘間突戰數不利初官兵始至也遼東兵乘勝入其南城門以求未至令未下馳而出至是咸惜之十一月朱振旣主軍事上言乞赦叛者請斬首惡以獻縛乞降者十餘人以至源淸乃檄召振計事先是諸叛遣人賫金帛使北虜邀徼獲其二人源淸簿訊之具

得振受諸叛擁立及爲規畫城守拒命使爲己請節鉞諸奸謀振不知也及至源清詰之不服出邏獲者証之振震懼是夜飲藥死　十三年春正月叛兵以北虜入寇初諸叛使人以金幣啗北虜有那通事者素盜馬徼外頗知虜駐牧所率數人往虜初疑之既而知戕總兵是實虜酋吉囊黃台吉青台吉等以五萬騎至官軍堅壁不敢戰而餉道斷絕源清兵駐聚落堡與虜角不利永屯城南不能相援也中外大震諸叛以虜使十數人入城指

代王宫示之曰此與汝王子居虜使咬指稱死扣頭去諸叛欲盡納虜入城城中人不聽乃止已而虜自觧去或曰有陜西遊擊某者潜出塞襲其輜重虜聞之乃退

嘗論十三年之後有三失焉主兵不睦幾斷不早進攻太迫也夫二卿相惡楚師以敗將相交惟漢祚斯安源清號稱忠正而遇事頗踈卻求則險險貪婪之資而濟之以彌縫鑽刺之奸者也二人共事同執兵權則舉動何能無掣肘

指何能悉如意乎且永曾建節上谷矣源清兩既論罷之則相爲猜忌也深矣夫以陰險貪婪之人而重之以夙昔猜嫌之深此其人能如李臨淮范文正忻然相得戮力平賊也邪是故羽檄甫馳于諸道而科索已聞于四境校佐未調其牙纛而贄貨已滿其私囊殆夫進兵無謀遼陽盡銳而無繼馭軍失律南關縱戮以邀功則源清已不能制永而付之浩嘆矣古曰將帥不睦其兵可禽此之謂也裴度平蔡惟斷乃成𡸁

夫制楚從天而下方大同之初變也建議盈庭莫能適主然究其指歸不過二端曰撫曰勦而已乃若撫矣而首惡之誅必嚴勦矣而脅從之罪宜宥則適中之說也夫蔡天祐者世所謂應變之才大同人深信而誠服之者也使決于撫矣則天祐可用也匹馬叩關無不解甲首惡可以漸禽餘黨可使解散蓋不特免朱振之紛擾縛乞丐以希恩亦且無聚落之倉皇挾腥膻以危衆也又大同一城生齒甚庶爨薪食米仰給

他方神器火藥發自內帑居常排挽輸之幣結
轂繫尚且不支而絕源俟涸斷哺待饑彼烏能
與我持久邪況初變之時人心搖扤事勢未一
首惡未敢訟言以主謀脅從未至一心以效力
蓋閱十日之外且猶未斷行旅　親藩宗室相
繼遯奔諸司吏長往返省視使決于勦矣則間
可用也或募人入城以燒其倉廩或購中伺便
以焚其戎器刻日齊發百炬並爇比其戒嚴灰
燼遍矣而衆論紛舛以莫定主者觀望以徘徊

則雖源清輩亦莫有一定之見而況其他乎古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又用兵之道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戰勝于戰先謀于事始
夫大同爲西北之極微自韓信陳豨倚外援以
中陵虜縮盧芳視窮荒爲逋藪不待今日始知
之也彼變一鬨則我備宜預連精騎于塞下而
重募邏徼之人申守備于三關而大嚴出入之
禁夫大同之邊有限通虜之使微行付心膂于
忠誠重恩賞于捕獲彼豈能飛越邪外備既嚴

内閣用命徐以偏師壁其四面去城二三十里不必造郊連營十四五屯不必合網巡哨則騎兵逓相往来設伏則步卒互爲耳目夫錫臘溝之炭不入則爨釜不鳴諸城堡之米不繼則枵腹莫賑軍器火藥焚于內樓櫓陴倪毀于外然後縣格軍門射書城上束手者皆爲良民斬級者必書上績嚴首惡則詢訪必實謹根蔓則緝捕必盡名姓有定稽形貌有定識逮夫宄悪盡誅然後恩宥大布諸軍觧嚴以旋鎮撫臣建節

而入城除彼苛煩與之更始已前之事置不復言斯或撫勦之中庸恩威之極致也而乃議未成謀備未周險倉卒配發輕用大衆五六萬騎頓之堅城欲戰不能欲攻不克夫未有陷堅之議也而雲梯衝車羅列于陣前未有悉屠之說也而嬰孩白首横戮于南郭堅脅從之心實狂悖之口卒之虜騎再南人情恟懼舉天下精兵幾盡截于一旦所失豈細故邪古曰急而走險将失厥砤此之謂也

遼東巡撫呂經委指揮武勳經歷郝人英審編定
遼左等二十五衛均徭武勳妄將老幼一槩編役
又將原帮壯丁撥出徵銀呂經又聽廣寧中軍都
指揮袁璘劉尚德修築城墻栽栁種田不得休息
月粮失期衆軍怨憤有左所馬軍趙憨兒倡亂衆
軍擁入都察院喊叫先將劉尚德捉打呂經越墻
走苑馬寺避之憨兒等遂放火刼獄將蕭清等九
門關閉仍在獄中刼出高大恩尋至苑馬寺園經
採打擡送都司羈住時廵按御史曾銑在樂古驛

聞變即趨遼陽出示曉諭本城軍人等各安生業毋得驚疑各官旗依舊操防及將經所行不便事件盡行除革憨兒等聽信散訖銑疏參經激變乞爲罷黜另選練達邊務者代任及言開端鼓禍者容查究脇從者暫寬斧鉞

上乃命呂經革職閒住以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經離任行至廣寧取原留衣服書箱表璘傳稱經要辦毡杠將草價每石扣除二分收買軍人于鑾見等欲乘機刼掠鼓惑衆軍遂打開院門將經剝衣

扳鬚拉送衛監蠻兒等將迎恩等五門關閉又將
袁璘赤身頭帶草圈上揷小旗肘鐐同經擡在車
上執旗吶喊推遊五門遊畢仍送在監太監王純
總兵劉淮遊擊史俊見經被蠻兒等打傷沉重央
浼保出分司存住蠻兒等又與管粮郎中李欽昊
講要粮賞李欽昊每軍放草七束銀一錢一分外
又多加銀一錢二分及添銀一分作袁璘犒扣之
數曾銑聞之遣武舉韓承慶宣諭衆軍暫依寧息
蠻兒等又脇逼劉總兵奏討舊巡撫周都御史邰

總兵前來女撫事聞
上遣官校蔡璽齎捧駕帖將呂經拏解來京總兵劉
淮等俱往會府迎接開讀蠻兒等疑說既來捉經
如何無勅書出榜止用一片白紙必是經家人詐
他脫身遂一擁將蔡璽擒打送監魯銳乃差指揮
柯璽執粢驗告示曉諭蠻兒等方將經送交蔡璽
赴京
上命工部侍郎燕都御史林庭㭿往遼東勘問遼愍
兒乃潛至廣寧與蠻兒謀同拒勘詐稱林侍郎領

兵要將兩城追究以惑衆軍謀于六月二十五日

夜劉淮進

表會府糾各擺隊軍人殺淮將各官關在城外逼他

順從并掠各衍錢粮人家財物劉淮知覺時值天

兩命各軍散訖至天明方拜

表鑾兒不得間乃造妖言紫微星下界真人出世白

龍駒出現二十八宿扶助天兵百萬要從開原殺

起直抵山海關有順從者陞用不順者全家不饒

用黃紙寫成貼各門又謀劫獄銑聞之密計行副

總兵李鑑參議高登韓承慶等督令官軍楊世祿等將敢兒七名擒獲史俊劉淮復密計命郎山金鎮擒陳羊兒羊兒亦賊首也宿于娼婦張大兒家金鎮往擒羊兒執刀迎敵郎山用鐵尺打倒拖至豬市街殺死銃乃遣百戶崔捷傳示遼陽首惡已擒即分布官軍擒蠻兒等奏乞依法處決其餘脇從俱免究

上詔這悖亂軍人有名首惡既都擒獲地方已寧不必查勘法司從重擬罪來說林庭棉取卯曾銑陞

大理寺右寺丞賞銀二十两林廷揚任洛各十两
時撫順城守禦指揮劉雄刻減軍士月粮士兵王
經等不忿糾衆乘夜打入雄宅刼掠家財明日衆
軍縛雄各上婁鳴鍾吹號將城關閉銑聞之即遣
指揮胡承恩代雄備禦曉諭衆軍照舊操守經等
見事不諧逃躲銑行胡承恩捉獲經等斬决城中
始安

按三城之變起于一時亦甚危矣况各鎮之變
相循于數年抑何故哉盖上有假借之法則下

多放蕩之情往者寧夏之軍曾一變矣未幾而
後有大同之變說者謂所以處寧夏者啓之也
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既變于前矣未幾而又有
殺總兵李瑾之變說者謂所以處張文錦者啓
之也然則遼東之變謂非生尤于處大同者乎
蠢茲小醜逞于耳目自謂陵辱命臣賊殺主帥
其禍不過如彼而我等縱一爲之料無遠害此
所以倡之即應誘之無忌爾今兢不動兵華潛
消大亂其功足多而鑒往懲來尚剛制以法云

初十三年大同叛賊未伏辜朝中猶有難于用兵者臣倫請早定大計疏曰大同軍士往年嘗殺都御史張文錦繼又執總兵官桂勇矣今此舉則三變也其進兵征討必矣臣獨慮撫巡鄉宦在利害中爲生死所迫鮮不爲彼陳乞而在廷之臣主利害者計難易較錢谷者計勞費保全　宗室者計俱焚有一于此皆足誤事萬一復蹈往年故轍殺無干乞丏以緩　王師將諸邊效尤綱紀大壞矣所願銳意進兵務在必勦夫處利害之內者其謀論

不足采除蛟龍之害者其網罟不足惜制堅城之敵者其攻取不可急今時當隆寒官兵不必頓之城下只于聚落堡懷仁縣諸處環而攻之使鍚臘溝之炭一月不入四方之米二月不至可以坐待其斃或宥或誅威福之柄在我矣昔澶淵之盟寇準謂以戰盟則盟在我而可堅以和盟則盟在彼而易叛今切不可使

朝廷之赦在彼也又曰大同一開九邊觀望今日以諸邊討大同爲力易他日以天下討諸邊則爲力難

是今日之討大同所以爲諸邊地也今日之舉當以理勢論不當以難易論當爲異日計不當爲目前計又曰近見邸報以魯綱鎭守大同督其赴任使綱一入大同便爲彼所牽制不若別給符印令駐陽和使得便宜調遣則各城之兵有所仰望繫屬不敢携貳觀望仍別置管粮郎中一人共駐陽和以供軍餉以明示置大同城于度外則進退伸縮在我矣初戶部郎中詹榮以理儲至鎭有父喪值變作不克去榮素允于出納且爲諸軍計供餉

誠懇故不爲所怒至昇聞官軍戰数不利諸叛復
搆將至乃止哭離苦奮然曰君親併急予何敢自
附于執禮矧父喪母氏俱在此乎遂潛使鎮撫王
寧者詣軍前呈儲牒寧至既呈牒督府三麾之跽
不去督府悟屏人與語寧悉陳榮意且曰榮言不
敢愛死以忘君父今兵屯已久外寇且復来
主上寬仁德音屢布罪止渠魁而爲兇惡所遏城中
人弗聞也即聞弗信也得片札爲徵約内應圖之
不数日可辦夫渠魁不数十人而城中生齒且数

萬軍門忍盡殘之乎督府曰善給印札臨行戒寧曰爲我謝詹君忠孝庶子事也勉爲之寧遂榮乃以札示遊擊戴廉時諸叛推指揮揚麟馬昇主軍事廉曰馬昇亦治世能臣也必得與謀榮曰然遂召昇告之昇曰公生死骨肉我也不敢避榮復欲有所計議軍前使昇揚言曰自兵斷炭路城中凍甚詹中即有信義盍宛之一出乞軍門諸叛不疑也榮至軍計事畢出過兵部主事楚書于途乎榮曰大事可就須與君共之于是榮復與書定謀且

曰城中不知德音吾謀就公以天使賫詔入一省
慰之則事濟矣書曰諾榮入城紿曰炭路許通然
聞有天使賫赦至闔城或可生也乃復密與杲及
素忠憤者二十餘人共盟于廨杲泣曰有如圖事
不諧而死其以百口累公榮許之杲乃復揚言天
使至衆迎書入宣慰畢書出是夜杲與同盟者禽
諸首惡二十餘人斬之函首軍前次日大軍退舍
諸脅從登城望見之懼且喜呼曰是眞活我也榮
令開諸城門去備具迎巡撫都御史樊繼祖以入

遂定

按邊父老曰官軍塡城下戰不利督府令爲地道逕成爲賊所覺後引水灌城城土堅不隳傳言虜復至人情恟懼更五日不下有他虞矣於呼有他虞則國勢危虜再至則鎭人左衽矣若詹公者功直再造也哉又按暐九宮私記曰十二年暐爲藁城令藁有張尚書子麟者家居一日鄉人至報大同之變暐走謁張因言下城策張曰此事只要　朝廷主張定果欲大懲之乘

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大同如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後聞用兵時穴地道决水注之城不隳畊因思宋史有太祖灌太原契丹使臣譏其不知俟涸之語疑之庚子畊改官歸父老謂畊曰兵已退數月水涸城乃隳于是知古今事勢不遠而人之知識才力有遠不逮也乙亥畊過東平謁故總督劉公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夏四月禮部侍郎黃綰來賑時大變甫定城中饑

餓代王以爲言　綰撫視賑濟于是諸被殺者家稍稍来告言綰與撫鎮官復密謀禽斬王福勝等二十餘人　梁震爲大同總兵官震陜西人素著戰功善用人家丁輩樂爲效死尤長于出塞擣營時大同乘兩變之後悍卒縱肆主将每每茸言煦之稍不如意則反唇瞪目或爲飛章訛語相摇撼震素知其態命下率所親家丁三百餘騎馳至申嚴約束禁治私聚一軍大驚其家丁輩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箴主将者恃其衆耳兒郎輩在此無不

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皆咋舌或言家丁之弊始于震夫震之家丁有家丁之利者也今之家丁利去而害存者也夫震西産也其家丁亦西産也結髮從震戰順指色授無不如震意者今將臣建節始募家丁市井狡僞唊呼四集甚至籍軍中之銳號爲家丁損伍額以張惡黨增游惰而恣暴横若震者羞之矣

十六年梁震出塞擊虜戰於王林川斬首百四十

按邇來邊塵日警小懲則大戒近勞則遠逸若

震者功何如也而論者以為出塞起釁誤矣

虜由陽和入寇震及副總兵戴廉遊擊王陞督兵赴之既而虜由野狐嶺直犯大同鎮巡撫都御史史道率都指揮徐珏等以步卒陳于城東東塘坡虜遂南掠至懐仁乃退是役也虜先以偏師誘我兵東出而以大衆向鎮城過城下呼曰爾梁太師何在盖覘知震東矣時騎兵盡出止存老弱徹道出陳幾致不測然虜所殘破亦不勝計

按梁震擅時名而不能識虛實之勢東塘雖結

陣而不能遏驅掠之鋒聲東擊西克志必懲虜何人斯而能有成筭也雖然誘兵東致以震在也能爲有無亦庶幾哉

虜寇宣府總兵張鎮叅將張輔國敗績虜伏兵右衛城東栁溝而以数騎近城輔國新進甫任兵事不審虛實遽驅兵追之至栁溝伏發兵大敗死者千餘人輔國亦沒由是右衛軍鋒頓挫報至宣府大震時鎮亦初總兵事聞之色喪馳見廵撫都御史登庸曰禍至矣柰何登庸怒曰爾婦人邪聞敗不

提兵往援而但憂禍至邪鎮不得已出兵至水關
懼不敢前輙報虜退而還其次日右衛人咸出收
瘞死者虜復至仍驅之去于是巡按御史閻鄰劾
奏鎮緩追逸賊輕退失關械繫京師羅宣府鎮守
宦官前罷宦官鎮守楊誠頗勤慎留之至是以虜
入亦罷　十七年六月北虜入寇宣府總兵官郝
鏜敗績虜至宣府比時鏜代張鎮素無望且將由
賂授軍士輕之莫有闘志鏜復不身先令坐營指
揮周鏜以本營精銳往至姚家莊未陣虜縱騎蹙

之兵遂潰周鎧沒比鎧出師虜去遠矣事聞械繫
京師　八月北虜寇隆慶叅將丁璋敗績虜潛師
夜入抵州城入郭璋聞之倉卒出戰將部曲逸散
所率不過家丁戰又不利城中大懼會虜自觧去
璋身被數創然素有勇力亦手斬八級軍中之論
邊將曰徐珏整而有謀紀律素完丁璋勇而玩寇
斥堠不施及是乃信　十月北虜寇深井殺掠甚
衆掘窖搜藏粟載以革囊至清水河總兵江桓將
宣府兵及所調大同遊擊畢集列河上凡九營將

天寒甚河氷新合滑不可渡虜望見大懼刃囊棄
粟如丘諸將共議曰我乘其半渡擊之茂不勝矣
桓素怯懦且業以隆慶之後獲從無戰情令諸軍
曰但堅壁有非老僕自常也會遊擊章鎮參將李
彬等喧于帳下固請以家丁出桓拔刀曰諸君不
哀憐老子欲重其辜邪郎桓死于諸君何有鎮等
嘆惋而退虜見我壁不動分勁騎掠前營前營者
桓營也營脚動諸軍方議援之虜已魚貫而渡畢
渡勁騎亦引去初虜至被驅婦女千餘人在營見

官軍自分得生及渡皆南向痛哭聲聞數里

按此清水河之役也論者以爲自嘉靖以來得胡之便無踰于此虜深入馬疲一也近塞欲遁無鬬志二也河氷初合滑不可遁三也我兵大集九營同列四也縱之前驅邀其半渡五也吁桓罪深矣

十八年三月命兵部尚書翟鑾往勞九邊將士時車駕巡幸承天府特命鑾宣布德意勞賞將士

五月城弘賜五堡置分守北路參將張文錦之過

害也水口諸堡悉廢是後虜寇無歲不警無不至大同城下者時論惜之尚書毛伯溫既總軍務行邊至大同北望大漠嘆曰國初置鎮于此以北無山險獨當虜衝也是故可以藩蔽鴈門紫荊矣然鎮北屬堡不立斥堠鮮施則何以遏驅追奔相犄角邪乃上疏力言之且曰時不可苟失言不可人廢文錦昔畫不爲不備但其作事不識通變重拂人心耳後來主者遂以爲諱令臣修復之地置不必仍舊但求要害土田不必起科但令開懇戍

卒不必摘發但取樂從及條上諸設官添倉事宜詔下巡撫于是巡撫史道奮然曰吾事也與總兵官梁震同出塞規視之以鎮胡地險移置稍西名鎮邊堡水頭地僻移置稍東名鎮川堡沙河地沮洳移置河南名鎮河堡紅寺仍舊改名弘賜又于弘賜西置鎮虜堡號曰北路置分守叅將駐弘賜堡諸堡各置守備募人墾田爲軍三日而伍實三月而工就朞年而田盡墾

按此之謂經畧也方當戍築之時且猶多口迄

于工就乃始帖然夫仁愿三城文正環慶古人以爲美談胡今特舉事之難也然嘗論五堡之事伐斷傷于文錦之謂矣而因噎廢食則繼事諸君有爲六桀紂以女色亡天下而湯武不屏內御勢不可也自甲午之變繼事諸君言及五堡搖手閉目深惡痛絕甚至曰此爲復修文錦之舊也何以安反側夫文錦以五堡召禍將遂廢五堡然則文錦以巡撫敗遂將廢巡撫乎伯温此舉可謂破群惑而錚錚者矣

閏七月北虜由石窯溝入寇大同將力堡初就兵戍新合且垣塹爲險可據總兵梁震督兵禦之虜退此五堡之功也

秋九月兵部尚書翟鑾行邊還上疏曰宣府生齒日繁供費日廣方面臣止有分巡僉事一員恐不暇給夫國家置守巡于諸道所以督糧儲理獄訟不可偏廢者也宣府獨置分巡臣愚以爲非制也乃詔置分守布政司參議一員給勑行事視分巡

十九年虜號十萬一入宣府右衛掠順聖城蔚州

廣靈縣一入弘賜東口掠懷仁渾源靈丘馬邑朔州復由弘賜東口而出殺戮甚衆遊擊將軍戴昇承調援廣靈至紅山遇虜兵敗死者千餘人

按是時梁震死祝雄代鎮失良將扞禦隤然自是山西之禍成矣聞之父老震建節時虜亦無此大舉所謂畜謀日深發之一旦也近年邊將負才名者三人李瑾梁震祝雄也三人之中瑾爲上震次之雄復次之夫世之稱瑾者曰性孝友勇而有智料敵多中治軍人不敢干以私

稱震者曰巧干襲營善用人下樂爲死稱雄者曰循循如書生與人信士卒同甘苦謹以行法遇害可深惜也震數立功境外其時鮮失事而雄則敗衂偏師戕艾生齒且弘賜之外扞不嚴而全鎮瘡痍西路之中堅失據而山西蹂踐將所值之異邪胡名實之不副乃爾噫震雄同事者巡撫史道也道之疏曰震剛愎驕橫雄稱難處而壯勇多機閑習戎務臣與矢心少荅恩眷令之將帥未可倚恃臣誠傍觀無以自寧則又

安可委之所値邪

十九年秋七月虜由宣府右衛紅糖口入總兵白爵將鎮兵一接戰不利虜遂大掠而南踰十八盤渡口過蔚州進薄廣昌殺戮極慘毒又欲循山而東犯保安懐来諸處爵尾其後不復進參將鎮討曰虜衆尾之無益也乃分精騎伏蔚東山下時參將徐珏已遣兵斷美峪口于是虜不得東先驅入山者多棄馬步返鎮因邀擊之于大比莊敗之斬七十餘級虜引去秋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偏頭

等闌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爲鄉兵所殲旣而又犯延綏西路從定邊營毀墻入境是日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陷馬足不能馳逐總制劉天和豫徃花馬池調集都御史楊守禮尹嗣忠趙廷瑞各鎮叅遊守備官軍分布城堡及隘口按伏夾攻九月虜至硝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踰五日陜西總兵魏時兵至遏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環其北鄭東王陞高暘陳爵等兵聯絡以擊其背盧曠等所統莊浪凉州西寧永昌援

兵接踵渡河軍聲大振任傑周尚文皆在行督戰斬首四百餘吉囊次子曰小十王者及其妻弟一大將皆被殺十一月虜衆恐懾皆出河套離爲二地以居其一駐舊東勝大同兵邀擊之斬首九十一其一駐賀蘭山外莊浪寧夏兵互擊之斬首一百八十一時套中俱無虜矣二十年吉囊入寇報怨不敢犯延綏復由山西偏頭關入犯嵐石等州殺一參將大掠直抵平定州窺井陘諸關欲犯畿甸以氷滑嶺峻不能攀援渡馬而止然山西自來

被虜殺人之多未有過此者入朔州等處而去是時所在居民無避者多受禍有脩居城中者皆得免二十六年夏六月虜酋俺荅阿不孩者小王子別部也機詐雄於沙漠至是遣所虜漢人石天爵與虜使一人至大同言累年犯塞兵刃殘傷所得諸畜出塞輒死失且北部素通中國進貢不絕後因小失乖異今願入貢獻馬駝貢道得通則兩不猜忌中國可出二邊墾田北部自于碍北畜牧請歃血爲盟以示誠信于是撫臣史道總兵官王昇

以聞詔購斬俺荅阿不孩且令不得私釋石天爵還時石天爵已去于是撫鎮咸獲罪後石天爵復至塞爲墩卒誘禽斬之詔備北虜俺荅求貢撫鎮許爲疏請後俺荅親自塞下邀戍官相見席地傳飲又歸近時別虜所驅墩卒于是撫鎮復以爲言且曰來我愈深則望我愈厚倘無許貢之期應有詰兵之令詔申嚴守備

都御史楊守謙論曰壬寅夏俺荅叩邊通欵楊職方傳過譏曰俺答求貢今當如何譏曰宜許

楊意亦同及兵部疏上當道駁之再上而議論異矣既而斬石天爵又購斬俺答夫兵交使在其間況求貢乎殺一天爵何武借曰不許亦當善其辭說乃購斬之此何理也横挑強胡塗炭百萬至今無一人知其非者廵撫史道乃以交通外夷擬死刑雖釋不誅當事者懼矣夫今之以貢爲疑者必曰宋以和議誤國不知此貢也非和也九夷八蠻皆許其貢何獨北虜而絕之

秋七月虜寇大同由左衛猪兒窊入掠馬邑朔州

遂入陽武崞抵太原復掠靈丘諸處而出

此二十年之役也督軍者懼獲罪于是始有尋

功抓級之事矣

是年九月宣府叛賊張雄伏誅雄與僧人王姓者

結庵隆慶之青風砦州人劉伯川趙天祿輩尊禮

之聚衆既多遂謀不軌雄衣黃出鐵印署伯川輩

僞職謀潛使人約胡守備丘陵知州辛住聞變使

軍人徐龍往從之潛爲内應陵隨以兵至擒雄等

送鎮伏誅